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史记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七〇——卷一〇六

【汉】司马迁 撰 【宋】裴 骞 集解
【唐】司马贞 索隐 【唐】张守节 正义
王和 申坚 等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史记卷七〇 列传第一〇

张仪

张仪者，魏人也。^①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，学术，苏秦自以不及张仪。

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仪，魏氏余子。”[索隐]曰：晋有大夫张老，又河东有张城，张氏为魏人必也。而《吕览》以为魏氏余子，则盖魏之支庶也。又《书略说》以余子谓之季子也。[正义]曰：《传》云晋有公族、余子、公行。杜预云：“皆宦卿之嫡，以为公族大夫。余子，嫡子之母弟也。公行，庶子掌公戎行也。”《艺文志》云《张子》十篇，在纵横流。

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。^①尝从楚相饮，已而楚相亡璧，门下意张仪，曰：“仪贫无行，必此盗相君之璧。”共执张仪，掠笞数百，不服，醉之。^②其妻曰：“嘻！^③子毋读书游说，安得此辱乎？”张仪谓其妻曰：“视吾舌尚在不？”其妻笑曰：“舌在也。”仪曰：“足矣。”

①[索隐]曰：说，音税。

②醉，音释。[索隐]曰：古释字。

③[索隐]曰：音僖。郑玄曰：“嘻，悲恨之声。”

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，^①然恐秦之攻诸侯，败约后负，念莫可使用于秦者，乃使人微感张仪曰：“子始与苏秦善，今秦已当路，子何不往游，以求通子之愿？”张仪于是之赵，上谒求见苏秦。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，又使不得去者数日。已而见之，坐之堂下，赐仆妾之食。因而数让之^②曰：“以子之材能，乃自令困辱至此！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，子不足收也。”谢去之。张仪之来也，自以为故人，

求益，反见辱，怒。念诸侯莫可事，独秦能苦赵，乃遂入秦。

①[索隐]曰：从，音足容反。

②[索隐]曰：按：谓数设词而让之。让亦责也。数，音溯。

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：“张仪，天下贤士，吾殆弗如也。今吾幸先用。而能用秦柄者，独张仪可耳。然贫，无因以进。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，故召辱之，以激其意。子为我阴奉之。”乃言赵王，发金币车马，使人微随张仪，与同宿舍。稍稍近就之，奉以车马金钱。所欲用，为取给而弗告。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。惠王以为客卿，与谋伐诸侯。

苏秦之舍人乃辞去。张仪曰：“赖子得显，方且报德，何故去也？”舍人曰：“臣非知君，知君乃苏君。苏君优秦伐赵败从约，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，故感怒君，使臣阴奉给君资，尽苏君之计谋。今君已用，请归报。”张仪曰：“嗟乎！此在吾术中而不悟，吾不及苏君明矣。吾又新用，安能谋赵乎？为吾谢苏君：苏君之时，仪何敢言。且苏君在，仪宁渠能乎！”^①

①渠，音讵。[索隐]曰：古字少，假借耳。

张仪既相秦，为文檄^①告楚相曰：“始吾从若饮，^②我不盗而璧，若笞我。若善守汝国，我顾且盗而城！”

①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咫尺之檄’。”[索隐]曰：王劭按《春秋后语》云“丈二尺檄”。许慎云：“檄，二尺书也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若，汝也。下文而亦训汝。

苴蜀相攻击，^①各来告急于秦。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，以为道险狭难至，而韩又来侵秦。秦惠王欲先伐韩，后伐蜀，恐不利；欲先伐蜀，恐韩袭秦之敝；犹豫未能决。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。^②司马错欲伐蜀，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

①徐广曰：“谯周曰益州‘天苴’读为‘包蓼’之‘包’，音与‘巴’相近，以为今之巴郡。”[索隐]曰：苴，音巴。谓巴、蜀之夷自相攻击也。今作“苴”者，按巴苴，草名，今论巴，遂误作“苴”也。或巴人、巴郡本因芭苴得名，所以其字遂以“苴”为“巴”也。注引“天苴”，即巴苴也。谯周，蜀人。

也，知“天苴”之音读为“芭犁”之“芭”。按：芭犁即织木革所以为苇簾也。今江南亦谓苇簾曰芭篱。[正义]曰：《华阳国志》云：“昔蜀王封其弟子于汉中，号曰苴侯，因命之邑曰葭萌。苴侯与巴王为好，巴与蜀为仇，故蜀王怒，伐苴。苴奔巴，求救于秦。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。王自葭萌御之，败绩，走至武阳，为秦军所害。秦遂灭蜀，因灭巴蜀二郡。”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苴侯都葭萌，今利州益昌县五十里葭萌故城是。蜀侯都益州巴子城，在合州石挠县南五里，故墠江县也。巴子都江州，在都之北，又峽州界也。”

②[索隱]曰：错。音七各反，又音七故反。

仪曰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什谷之口，^①当屯留之道，^②魏绝南阳，^③楚临南郑，^④秦攻新城、宜阳，^⑤以临二周之郊，诛周王之罪，侵楚、魏之地。周自知不能救，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，案图籍，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今夫蜀，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，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不足以利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朝市也，而王不争焉，顾争于戎翟，去王业远矣。”^⑥

①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寻’，成皋巩县有寻口。”[索隱]曰：寻、什声相近，故其名惑也。《战国策》作“辕辕、缑氏之口”，亦其地相近也。什谷，地名。[正义]曰：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温泉水即寻，源出洛州巩县西南四十里。《注水经》云：‘郭城水出北山邪溪。又有故郭城，在巩县西南五十八里。’按：洛州维氏县东南四十里，与邪溪相近之地。”

②[正义]曰：屯留，潞州县也。道，即太行羊肠阪道也。

③[正义]曰：南阳，怀州也。是当屯留之道，今魏绝断坏羊肠、韩上党之路也。

④[正义]曰：是塞什谷之口也。令楚兵临郑南，寒辕辕郭口，断韩南阳之兵也。

⑤[索隱]曰：新城当在河南伊闕之左右。[正义]曰：洛州福昌县也。

⑥[索隱]曰：王，音于放反。

司马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之：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，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先从事于易。夫蜀，西僻之国也，而戎翟之长也，有桀纣之乱。以

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。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，^① 缮兵，不伤众而彼已服焉。^② 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，^③ 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，^④ 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，劫天子，恶名也，而未必利也，又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所不欲，危矣。臣请论其故：^⑤ 周，天下之宗室也。齐，韩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^⑥ 将二国并力合谋，以因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，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弗能止也。此臣之所谓危也。不如伐蜀完。”

^①[索隐]曰：《战国策》“取”作“得”。

^②[正义]曰：缮，音膳，同“膳”，具食也。

^③[索隐]曰：西海，谓蜀川也。海者珍藏所聚生，犹谓秦中为“陆海”然也。其实西亦有海，所以云西海。[正义]曰：海之言晦也，西夷晦昧无知，故言海也。言利尽西方羌戎。

^④[索隐]曰：名谓博其德也，实谓得土地财宝也。

^⑤[索隐]曰：论者，告也，陈也。故，谓陈不宜伐之端由也。

^⑥[正义]曰：韩自知亡二周，故与周并力合谋也。

惠王曰：“善，寡人请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，十月，取之，^① 遂定蜀。^② 贬蜀王更号为侯，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秦，秦以益强，富厚，轻诸侯。

^①[索隐]曰：《六国年表》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。

^②[正义]曰：表云秦惠王后元年十月击灭之。

秦惠王十年，使公子华^① 与张仪围蒲阳，^② 降之。仪因言秦复与魏，而使公子繇质于魏。仪因说魏王曰：“秦王之遇魏甚厚，魏不可以无礼。”魏因入上郡、少梁，谢秦惠王。惠王乃以张仪为相，更名为少梁曰夏阳。^③

^①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革’。”

^②[索隐]曰：魏之邑名。[正义]曰：在隰州隰川县，蒲邑故城是也。

^③徐广曰：“夏阳在梁山龙门。”[索隐]曰：夏，音下。山名，亦曰大夏，禹所都。[正义]曰：少梁城，同州韩城县南二十三里。夏阳城在县南二十里。

梁山在县东南十九里。龙门山在县北五十里。

仪相秦四岁，立惠王为王。^①居一岁，为秦将，取陕。筑上郡塞。

^①[正义]曰：表云惠王之十三年，周显王之三十四年也。

其后二年，使与齐、楚之相会啮桑。东还而免相，相魏以为秦，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。魏王不肯听仪。秦王怒，伐取魏之曲沃、平周，复阴厚张仪益甚。张仪惭，无以归报。留魏四年而魏襄王卒，哀王立。张仪复说哀王，哀王不听。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。魏与秦战，败。

明年，齐又来败魏于观津。^①秦复欲攻魏，先败韩申差军，斩首八万，诸侯震恐。而张仪复说魏王曰：“魏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过三十万。地四平，诸侯四通辐凑，无名山大川之限。从郑至梁二百余里，车驰人走，不待力而至。梁南与楚境，西与韩境，北与赵境，东与齐境，卒戍四方，守亭鄣者不下十万。梁之地势固战场也。梁南与楚而不与齐，则齐攻其东；东与齐而不与赵，则赵攻其北；不合于韩，则韩攻其西；不亲于楚，则楚攻其南。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。”

^①观音贯。

“且夫诸侯之为从者，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。今从者一天下，约为昆弟，刑白马以盟洹^①水之上，以相坚也。而亲昆弟同父母，尚有争钱财，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”

^①音桓。

“大王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^①据卷、衍、酸枣，^②劫卫取阳晋，^③则赵不南，赵不南而梁不北，梁不北则从道绝，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。秦折韩而攻梁，^④韩怯于秦，秦韩为一，梁之亡可立而须也。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。”

^①[索隐]曰：河之西，即曲沃、平周之邑也。[正义]曰：河外，即卷、衍、燕、酸枣。

^②卷，丘权反。衍，以善反。[索隐]曰：卷在河南。衍，地名。[正义]曰：卷、衍属郑州。燕，滑州胙城县。酸枣属滑州。皆黄河南岸地。

^③[正义]曰：故城在曹州乘氏县西北三十七里。

^④[索隐]曰：《战国策》“折”作“挟”也。

“为大王计，莫如事秦。事秦则楚、韩必不敢动。无楚、韩之患，则大王高枕而卧，^①国必无忧矣。”

^①[正义]曰：枕，针鸩反。

“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，而能弱楚者莫如梁。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，其卒虽多，然而轻走易北，不能坚战。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，胜之必矣。割楚而益梁，亏楚而适秦，嫁祸安国，此善事也。大王不听臣，秦下甲士而东伐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矣。”

“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。说一诸侯而成封侯，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，以说人主。人主贤其辩而幸其说，岂得无眩哉？”

“臣闻之：积羽沉舟，群轻折轴，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故愿大王审定计议，且赐骸骨辟魏。”

哀王于是乃倍从约，而因仪请成于秦。张仪归，复相秦。三年而魏复背秦为从。秦攻魏，取曲沃。明年，魏复事秦。

秦欲伐齐，齐、楚从亲，于是张仪往相楚。楚怀王闻张仪来，虚上舍而自馆之。曰：“此僻陋之国，子何以教之？”仪说楚王曰：“大王诚能听臣，闭关绝约于齐，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，^①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。秦楚娶妇嫁女，长为兄弟之国。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，计无便此者。”楚王大说而许之。群臣皆贺，陈轸独吊之。楚王怒曰：“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，群臣皆贺，子独吊，何也？”陈轸对曰：“不然，以臣观之，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，齐秦合则患必至矣。”楚王曰：“有说乎？”陈轸对曰：“夫秦之所以重楚者，以其有齐也。今闭关绝约于齐，则楚孤。秦奚贪夫孤国，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？张仪至秦，必负王，是北绝齐交，西生患于秦也，而两国之兵必俱至。善为王计者，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，使人随张仪。苟与吾地，绝齐未晚也。不与吾地，阴合谋计也。”楚王曰：“愿陈子闭口毋复言，以待寡人得地。”乃以相印授张仪，厚赂之。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，使一将军随张仪。

①[素隐]曰：刘氏云：“商，今之商州有古商城，其西二百余里有古于城。”

张仪至秦，详失绥堕车，不朝三月。①楚王闻之，曰：“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？”乃使勇士至宋，借宋之符，北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节而下秦。秦齐之交合，张仪乃朝，谓楚使者曰：“臣有奉邑六里，愿以献大王左右。”楚使者曰：“臣受令于王，以商於之地六百里，不闻六里。”还报楚王，楚王大怒，发兵而攻秦。陈轸曰：“轸可发口言乎？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，与之并兵而攻齐，是我出地于秦，取偿于齐也，王国尚可存。”楚王不听，卒发兵，而使将军屈丐击秦。秦齐共攻楚，斩首八万，杀屈丐，遂取丹阳、②汉中之地。③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，至蓝田，大战，楚大败，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。

①[正义]曰：详，音羊。

②徐广曰：“在枝江。”

③[正义]曰：今梁州也，在汉水北。

秦要楚，欲得黔中地，①欲以武关外易之。②楚王曰：“不愿易地，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。”秦王欲遣之，口弗忍言。张仪乃请行。惠王曰：“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，是且甘心于子。”张仪曰：“秦强楚弱。臣善靳尚，尚得事楚夫人郑袖，袖所言皆从。且臣奉王之节使楚，楚何敢加诛？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，臣之上愿。”遂使楚。楚怀王至则囚张仪，将杀之。靳尚谓郑袖曰：“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？”郑袖曰：“何也？”靳尚曰：“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，③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④赂楚，以美人聘楚，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。楚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。不若为言而出之。”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：“人臣各为其主用。今地未入秦，秦使张仪来，至重王。王未有礼而杀张仪，秦必大怒攻楚。妾请子母俱迁江南，毋为秦所鱼肉也。”怀王后悔，赦张仪，厚礼之如故。

①[正义]曰：要，音腰。

②[正义]曰：即商於之地。

③[素隐]曰：“不”字当作“必”。时张仪为楚所囚，故必欲出之也。[正义]曰：秦王不欲出张仪使楚，若欲自行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赎仪。

④[正义]曰：今房州也。

张仪既出，未去，闻苏秦死。^①乃说楚王曰：“秦地半天下，兵敌四国，被险带河，四塞以为固。虎贲之士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积粟如丘山。法令既明，士卒安难乐死，主明以严，将智以武。虽无出甲，度卷常山之险，必折天下之脊，^②天下有后服者先亡。且夫为从者，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，虎之与羊不格明矣。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，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。”

^①[索隐]曰：此时当秦惠王之后元十四年。

^②[索隐]曰：常山于天下在北，有若人之背脊也。[正义]曰：古之帝王多都河北、河东故也。

“凡天下强国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两国交争，其势不两立。大王不与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韩之上地不通。下河东，取成皋，韩必入臣，梁则从风而动。秦攻楚之西，韩、梁攻其北，社稷安得毋危？”

“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，不料敌而轻战，国贫而数举兵，危亡之术也。臣闻之：兵不如者勿与挑战，^①粟不如者勿与持久。夫从人饰辩虚辞，高主之节，言其利不言其害，卒有秦祸，^②无及为已。是故愿大王之孰计之。”

^①[正义]挑，田鸟反。

^②[正义]卒，蕙勿反。

“秦西有巴蜀，大船积粟，起于汶山，^①浮江已下，至楚三千余里。舫船载卒，^②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，下水而浮，一日行三百余里，里数虽多，然而不费牛马之力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。^③扞关惊，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，黔中、巫郡非王之有。秦举甲出武关，南面而伐，则北地绝。^④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三月之内；而楚待诸侯之救，在半岁之外。此其势不相及也。夫待弱国之救，忘强秦之祸，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。”

^①[正义]汶，音泯。

^②[索隐]曰：舫，音方，谓并两船也。

^③徐广曰：“巴郡鱼复有扞水扞关。”[索隐]曰：扞关在楚之西界。复，音伏。《地理志》巴郡有鱼复县。[正义]曰：在硖州巴山县界。

^④[正义]曰：楚之北境断绝。

“大王尝与吴人战，五战而三胜，阵卒尽矣；偏守新城，存民苦矣。①臣闻功大者易危，而民敝者怨上。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，臣窃为大王危之。”

①[索隐]曰：偏，音匹。连反。此“新城”当在吴楚之间也。[正义]曰：新攻得之城，未详所在。

“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、赵者，阴谋有合①天下之心。楚尝与秦构难，战于汉中，②楚人不胜，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，遂亡汉中。楚王大怒，兴兵袭秦，战于蓝田。此所谓两虎相搏③者也。夫秦楚相敝，而韩魏以全制其后，计无危于此者矣！愿大王孰计之。”

①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吞’。”

②[索隐]曰：其地在秦之山南，楚之西北，汉水南之地，名曰汉中也。

③徐广曰：“或音‘戰’。”

“秦下甲攻卫阳晋，必大关天下之匈。①大王悉起兵以攻宋，不至数月而宋可举。举宋而东指，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。”②

①徐广曰：“关，一作‘开’。”[索隐]曰：以常山为天下脊，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，盖其地是秦、晋、齐、楚之交道也。以言秦兵据阳晋，是大关天下之匈，则他国不得动也。

②[索隐]曰：边近泗水之侧，当战国之时有十二诸侯，宋、鲁、邾、莒之比也。

“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，封武安君。相燕，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。乃详有罪，出走入齐，齐王因受而相之。居二年而觉，齐王大怒，车裂苏秦于市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，而欲经营天下，混壹诸侯，①其不可成亦明矣。”

①[索隐]曰：混，本一作“棍”，同胡本反。

“今秦与楚接境壤界，固形亲之国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，楚太子入质于秦，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，效方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，长为昆弟之国，终身无相攻伐。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。”

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，欲许之。屈原曰：“前大

王见欺于张仪，张仪至，臣以为大王烹之。今纵弗忍杀之，又听其邪说，不可。”怀王曰：“许仪而得黔中，美利也。后而倍之，不可。”故卒许张仪，与秦亲。

张仪去楚，因遂之韩。说韩王曰：“韩地险恶山居，五谷所生非菽而麦，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。一岁不收，民不餍糟糠。地不过九百里，无二岁之食。料大王之卒，悉之不过三十万，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。^①除守徼亭鄣塞，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。秦带甲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虎贲之士蹠蹠科头^②贯颐奋戟者，至不可胜计。^③秦马之良，戎兵之众，探前跌后，蹄间三寻^④腾者，不可胜数。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，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，^⑤左挈人头，右挟生虏。夫秦卒与山东之卒，犹孟贲之与怯夫。以重力相压，犹乌获之与婴儿。夫战孟贲、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，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，必无幸矣。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，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，比周以相饰也。皆奋曰‘听吾计可以强霸天下’。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，诖误人主，无过此者。

^①[索隱]曰：厮徒，謂雜役之賤者。負養，謂負擔以給養公家，亦賤人也。

^②蹠蹠，音徒俱，跳跃也。又云偏舉一足曰蹠蹠。科头，謂不著兜鍪入敵。

[索隱]曰：蹠，又音劬。《戰國策》作“虎擎之士”。

^③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。[索隱]曰：兩手捧頤而直入敵，言其勇也。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。

^④[索隱]曰：謂馬前足探向前，後足跌于後。跌，音烏穴反。跌謂後足抉地，言馬之走勢疾也。七尺曰尋。言馬走之疾，前后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。

^⑤[索隱]曰：徒，跣也。裼，袒也，謂袒而見肉也。

“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據宜陽，斷韓之上地，東取成皋、荥陽，則鴻台之宮、桑林之苑^①非王之有也。夫塞成皋，絕上地，則王之國分矣。先事秦則安，不事秦則危。夫造禍而求其福報，計淺而怨深，逆秦而順楚，雖欲毋亡，不可得也。”

^①徐廣曰：“桑，一作‘栗’。”[索隱]曰：此皆韓之宮苑，亦見《戰國策》。

“故為大王計，莫如為^①秦。秦之所欲莫如弱楚，而能弱楚者莫

如韩。非以韩能强于楚也，其地势然也。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，秦王必喜。夫攻楚以利其地，转祸而说秦，计无便于此者。”

①于伪反。

韩王听仪计。张仪归报，秦惠王封仪五邑，号曰武信君。使张仪东说齐湣王曰：“天下强国无过齐者，大臣父兄殷众富乐。然而为大王计者，皆为一时之说，不顾百世之利。从人说大王者，必曰‘齐西有强赵，南有韩与梁。齐，负海之国也，地广民众，兵强士勇，虽有百秦，将无奈齐何’。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。夫从人朋党比周，莫不以从为可。”

“臣闻之：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，国以危亡随其后，虽有战胜之名，而有亡国之实。是何也？齐大而鲁小也。今秦之与齐也，犹齐之与鲁也。秦赵战于河漳之上，再战而赵再胜秦。战于番吾之下，再战又胜秦。①四战之后，赵之亡卒数十万，邯郸仅存，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。是何也？秦强而赵弱。”

①[索隐]曰：番，音盘，又音婆。赵之邑也。

“今秦楚嫁女娶妇，为昆弟之国。韩献宜阳，梁效河外。①赵入朝渑②池，割河间以事秦。③大王不事秦，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，悉赵兵渡清河，指博关，④临淄、即墨非王之有也。国一日见攻，虽欲事秦不可得也。是故愿大王孰计之也。”齐王曰：“齐僻陋，隐居东海之上，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。”乃许张仪。

①[索隐]曰：河外，河之南邑，若曲沃、平周等也。[正义]曰：谓同、华州地也。

②绵善反。

③[索隐]曰：河漳之间邑，割以事秦耳。[正义]曰：河间，瀛州县。

④[正义]曰：博关在博州。赵兵从贝州度黄河，指博关，则漯河南临蓄、即墨危矣。

张仪去，西说赵王曰：“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。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。大王之威行于山东，敝邑恐惧慑伏，缮甲厉兵，饰车骑，①习驰射，力田积粟，守四封之内，愁居慑处，不敢动摇，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。”②

①[正义]饰，音歎。

②[索隱]曰：督者，正其事而責之。督过，是深责其过也。

“今以大王之力，举巴蜀，并汉中，包两周，迁九鼎，守白马之津。秦虽僻远，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。今秦有敝甲凋兵，军于渑池，愿渡河逾漳，据番吾，会邯郸之下。愿以甲子合战，以正殷纣之事，敬使使臣先闻左右。”

“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，恃苏秦。苏秦荧惑诸侯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欲反齐国，而自令车裂于市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。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，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，齐献鱼盐之地，此断赵之右臂也。夫断右臂而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毋危，岂可得乎？”

“今秦发三将军：其一军塞午道，^①告齐使兴师渡清河，军于邯郸之东。一军军成皋，驱韩梁军于河外。^②一军军于渑池，约四国为一以攻赵，赵服必四分其地。是故不敢匿意隐情，先以闻于左右。臣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王遇于渑池，面相见而口相结，请案兵无攻。愿大王之定计。”

①[索隱]曰：此午道当在赵之东，齐之西也。午道，地名也。郑玄云“一纵一横为午”，谓交道也。

②[正义]曰：河外谓郑、滑州，北临河。

赵王曰：“先王之时，奉阳君专权擅势，蔽欺先王，独擅绾事。寡人居属师傅，不与国谋计。先王弃群臣，寡人年幼，奉祀之日新，心固窃疑焉，以为一从不事秦，非国之长利也。乃且愿变心易虑，割地谢前过以事秦。方将约车趋行，^①适闻使者之明诏。”赵王许张仪，张仪乃去。

①[正义]趋，音趣。

北之燕，说燕昭王曰：“大王之所亲莫如赵。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，欲并代，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。^①乃令工人作为金斗，长其尾，^②令可以击人。与代王饮，阴告厨人曰：‘即酒酣乐，进热啜，^③反斗以击之。’^④于是酒酣乐，进热啜，厨人进斟，因反斗以击

代王，杀之，王脑涂地。其姊闻之，因摩笄以自刺，故至今有摩笄之山。^⑤代王之亡，天下莫不闻。

①[正义]曰：句注山在代州也。上音勾。

②[索隱]曰：斗，音主。凡方者为斗，若安长柄，则名为杓，音主。尾即斗之柄，其形若刀者是也。

③[索隱]曰：音昌悦反。谓热而啜之，是羹也。下云“厨人进斟”，斟谓羹汁，故名汁曰斟。《左氏传》《公羊传》云：“羊羹不斟”是也。

④[正义]曰：反斗，即倒柄击也。

⑤笄，妇人之首饰，如今象牙擿。[正义]曰：笄，今簪也。摩笄山在蔚州飞狐县东北百五十里。

“夫赵王之狼戾无亲，大王之所明见，且以赵王为可亲乎？赵兴兵攻燕，再围燕都而劫大王，大王割十城以谢。今赵王已入朝渑池，效河间以事秦。今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云中、九原，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、长城^①非大王之有也。”

①[正义]曰：并在易州界。

“且今时赵之于秦，犹郡县也，不敢妄举师以攻伐。今王事秦，秦王必喜，赵不敢妄动，是西有强秦之援，而南无齐赵之患，是故愿大王孰计之。”

燕王曰：“寡人蛮夷僻处，虽大男子裁^①如婴儿，言不足以采正计。今上客幸教之，请西面而事秦，献恒山之尾五城。”^②燕王听仪。

①音在。

②[索隱]曰：尾犹末也。谓献恒山之东五城以与秦。

仪归报，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，武王立。武王自为太子时不不说张仪，及即位，群臣多谗张仪曰：“无信，左右卖国以取容。秦必复用之，恐为天下笑。”诸侯闻张仪有隙武王，皆畔衡，复合从。

秦武王元年，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，而齐让又至。张仪惧诛，乃因谓秦武王曰：“仪有愚计，愿效之。”王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为秦社稷计者，东方有大变，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。今闻齐王甚憎仪，仪之所在，必兴师伐之。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齐必兴师而伐梁。

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间伐韩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毋伐，以临周，祭器必出。^①挟天子，按图籍，此王业也。”秦王以为然，乃具革车三十乘，入仪之梁。齐果兴师伐之。

^①[索隐]曰：凡王者大祭祀，必陈设文物軒车彝器等，因谓此为祭器也。

梁哀王恐。张仪曰：“王勿患也，请令罢齐兵。”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，^①借使之齐，谓齐王曰：“王甚憎张仪。虽然，亦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！”齐王曰：“寡人憎仪，仪之所以在，必兴师伐之，何以托仪？”对曰：“是乃王之托仪也。夫仪之出也，固与秦王约曰：‘为王计者，东方有大变，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。今齐王甚憎仪，仪之所以在，必兴师伐之。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齐必兴师伐之。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间伐韩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无伐，以临周，祭器必出。挟天子，案图籍，此王业也。’秦王以为然，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。今仪入梁，王果伐之，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，^②广邻敌以内自临，而信仪于秦王也。此臣之所谓‘托仪’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使解兵。

^①[索隐]曰：此与《战国策》同。旧本作“患”者，误也。

^②[索隐]曰：谓齐之伐梁也。梁之与齐，先相许与约从为邻，故云与国也。

张仪相魏一岁，卒于魏也。^①

^①[索隐]曰：年表张仪以安王十年卒。《纪年》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。

陈轸者，游说之士。与张仪俱事秦惠王，皆贵重，争宠。

张仪恶陈轸于秦王曰：“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，将为国交也。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轸者，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。且轸欲去秦而之楚，王胡不听乎？”王谓陈轸曰：“吾闻子欲去秦之楚，有之乎？”轸曰：“然。”王曰：“仪之言果信矣。”轸曰：“非独仪知之也，行道之士尽知之矣。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，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。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，良仆妾也；出妇嫁于乡曲者，良妇也。今轸不忠其君，楚亦何以轸为忠乎？忠且见弃，轸不之楚何归乎？”王以其言为然，遂善待之。

居秦期年，秦惠王终相张仪，而陈轸奔楚。楚未之重也，而使陈轸使于秦。过梁，欲见犀首，犀首谢弗见。轸曰：“吾为事来，公不见轸。轸将行，不得待^①异日。”犀首见之。陈轸曰：“公何好饮也？”犀首曰：“无事也。”曰：“吾请令公餍事，可乎？”^②曰：“奈何？”曰：“田需约诸侯从亲，^③楚王疑之，未信也。公谓于王曰：‘臣与燕、赵之王有故，数使人来，曰“无事何不相见”，愿谒行于王。’王虽许公，公请毋多车，以车三十乘，可陈之于庭，明言之燕、赵。”燕、赵客闻之，驰车告其王，使人迎犀首。楚王闻之大怒，曰：“田需与寡人约，而犀首之燕、赵，是欺我也。”怒而不听其事。齐闻犀首之北，使人以事委焉。犀首遂行，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。轸遂至秦。

①[索隐]曰：轸语犀首，言我故来，欲有教汝之事，何不相见。

②[索隐]曰：餍，一艳反。厌者，饱也，谓欲令其多事。

③[索隐]曰：需时为魏相。

韩魏相攻，期年不解。秦惠王欲救之，问于左右。左右或曰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，惠王未能为之决。陈轸适至秦，惠王曰：“子去寡人之楚，亦思寡人不？”陈轸对曰：“王闻夫越人庄舄乎？”王曰：“不闻。”曰：“越人庄舄仕楚执珪，有顷而病。楚王曰：‘舄故越之鄙细人也，今仕楚执珪，贵富矣，亦思越不？’中谢^①对曰：‘凡人之思故，在其病也。彼思越则越声，不思越则楚声。’使人往听之，犹尚越声也。今臣虽弃逐之楚，岂能无秦声哉！”惠王曰：“善。今韩魏相攻，期年不解。或谓寡人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，^②寡人不能决。愿子为子主计之^③余，为寡人计之。”陈轸对曰：“亦尝有以夫辨庄子刺虎闻于王者乎？^④庄子欲刺虎，馆竖子止之，曰：‘两虎方且食牛，食甘必争，争则必斗，斗则大者伤，小者死，从伤而刺之，一举必有双虎之名。’辨庄子以为然，立须之。有顷，两虎果斗，大者伤，小者死。庄子从伤者而刺之，一举果有双虎之功。今韩魏相攻斯年不解，是必大国伤，小国亡。从伤而伐之，一举必有两实。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。臣主与王何异也。”^⑤惠王曰：“善。”卒弗救。大国果伤，小国亡。秦兴兵而伐，大克之。此陈轸之计也。